

山海小院连城乡

傅晨明

霞,落日为山峦与风车镀上一层金边。待到星月垂落,院落巷弄、家家户户门前的红灯笼次第亮起,走在园区里,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搬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静静地坐着望天。

看邻院的大妹子在打理庭院的花草,我们便隔墙聊了起来。她和我讲起了园区创办人王庆波的故事。王庆波是土生土长的瓦房店本土企业家,2014年,他倾尽积蓄投身这片荒滩洼地。这样一处偏僻乡野,在他的打造之下,变成了如今的锦泉康养特色小镇。

她家后院在我的北窗外,窗下鲜花盛开,院子里还栽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打理得整整齐齐。房主是退了休的兄妹两家,他们喜欢这种安静的小院生活,会经常开车到这里居住,儿女们周末或节假日也会来这里休闲。院子里,芸豆、黄瓜、西红柿正值收获时节,隔着窗户都能嗅到清香。

趴在窗边满眼羡慕的我被老哥瞧见,他笑着招手,递来几根黄瓜,我也不客气,欢喜地接了过来。隔天,又见老两口在院子里忙活,摘了一大堆鲜嫩的豆角,在院子中央用自制的大锅灶,烧上柴

火,蒸上一锅又一锅的豆角。老哥说,要把豆角稍稍蒸一下,再晾晒成干豆角才好,存起来冬天吃。我一边听他讲一边想象他家小院冬日一大锅红烧肉炖干豆角、烀大饼子的热气蒸腾,一家人进出小院,围坐一起热闹而又温馨的画面。大哥又问我哪天走,要给我带上些院子里的蔬菜。我感叹,多久没有这样温馨的邻里交流了。

我们住的这个位置过去是废弃多年的水泥厂,旁边是泡子村。如今,很多村民住到了镇里或市里,村里的住户已经不多,但每天傍晚都会看着他们走出家门在湖畔的廊下,吹着荷风唠家常。远处还有周边村民在湖边支起音响唱歌、跳舞,孩童们嬉闹欢跑、年轻人骑着摩托,与城市的湖边街景无二。看着一张张舒展欢快的笑脸,能真切感受到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蜕变。如今花团锦簇、绿意盎然的度假区完全覆盖了过去的荒山野岭,园区的建设和发展也带动了本地村民就业,周边许多村民在家门口获得稳定工作。负责小院打理的女服务员是附近村民,每月有3000多元的稳定收入,丈夫在家种植樱桃收入也不错,一家人日子过得踏实而舒心。

走出小院去逛逛城区,也读懂了瓦房店这座城的转身。这座靠生产轴承起家的老城、全国百强县,没有困在过去单一工业的旧模样里,而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传统工业根基依旧扎实,正在完成数字化蜕变,造出了高端轴承;石化千亿级炼化基地扎根此地,搭建起完整的新材料产业链,反哺乡土与民生;遍地风车迎风转动,辽南绿色能源的底气更足了。洁净能源既托举起工业,也滋养着文旅康养,把海岛旅游、田园宜居、城乡共富一同糅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这片土地同样厚待乡土,百姓依靠特色物产,农村电商做得风生水起,越来越多本地人不必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寻得生计。

瓦房店就此拥有了一份独特的气质,既有重工业的硬朗底气,又有海滨风情与田园乡野的温润柔情。从前是乡下人拼命往城里涌,如今城里人却往乡下跑,寻一方小院、一池热汤,享一份身心安静的田园。城乡之间的边界日渐柔和,城乡之间这道墙,正在慢慢变薄,双向奔赴的美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缓缓铺展,山海小院便连接起城乡,成为彼此靠近的驿站。

秋天的日与月

(外一首)

于释淇

喜欢在秋天的阳光下
毫无遮掩地憩息
它依旧热烈
但与我能够保持距离
匹配我的注目礼

它若是理解了我
就会让清醒的微风抚摸着我的脸
让我成为倾听者

咖啡般的秋天

喜欢在秋天的阳光下
读自己影子里的往昔
偶拾一片刚刚轻吻过脚面的落叶
留作书签,轻轻夹藏
锁住此刻这份斑斓的心情

秋日的清水杯
将其半盈恰好
我捧它一同择高处临窗而置

天空中卷舒的云朵
像大地漾起了卡布奇诺般的奶沫
绵柔入眼,也毫不吝啬地映入杯中

喜欢在秋天的月影下
让心情一起皎洁
在它的见证下
潜入熠熠星河
捞出一颗挤眉弄眼的星星
彼此掏出心窝子

当下的时光
顿时在我的面前
将我的思绪浓郁

喜欢在秋天的月影下
吐纳自己的呼吸

饮之入喉,正是此刻渴盼的温度
心情开始清澈蔚蓝
嘴角也有了兴奋的味道



本画插画 董昌秋

孙家豆腐

付国强

天刚蒙蒙亮,康平的早市就热闹起来了。各路摊贩陆续摆开摊子,赶集的老百姓来来往往。这么多摊位当中,孙家豆腐摊不用吆喝,把盖豆腐的包布掀开,买豆腐的人立马就围上来。

做豆腐的孙绍玉,今年58岁,老家是康平西关姜家沟的。那地方历来就做豆腐,不少人家祖祖辈辈靠做豆腐过日子。孙绍玉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看着家里人泡豆子、磨浆、点卤水,十几岁就跟着上手干活儿,这门手艺,一干就是40多年。后来,他带着妻子齐艳清搬到县城,在城郊租下一处院子,把姜家沟做豆腐的老手艺带到了城里。

每天夜里十一点半,大部分人家已经休息,孙家豆腐坊的灯却亮着。库房堆放着从黑龙江拉回来的黄豆,倒进大缸,取院里的井水浸泡。豆子吸饱井水,颗颗饱满圆润。泡豆、磨浆、滤渣、烧大锅,每一道工序孙绍玉都亲自盯着。柴火混着煤烧锅,豆浆讲究短熬,不宜久煮,熬煮过头风味就会受损。豆浆烧开,浓浓的豆香飘出院落,这股味道,机器生产的豆腐比不了。

点卤水,是做豆腐最关键的一步,也是姜家沟传下来的老本事。孙绍玉端着卤水罐,手上分寸拿得很准。要等豆浆温度降到90℃以下,才缓缓淋入卤水,拿长棍不停搅动。没多久,一锅豆浆就凝成雪白的豆花。

豆花倒进模具,铺上粗布,压上石头沥水。等到天边微微发亮,搬开石头压板,一盘盘豆腐就做出来了。嫩豆腐质地软,一碰就晃;老豆腐瓷实;干豆腐薄,层次分明,还是姜家沟原来的味道。

凌晨四五点,天还没有大亮,两口子

收拾完毕,各骑一辆电动三轮车分开出去售卖。齐艳清守早市摊点,孙绍玉走街串巷,下乡叫卖。年年如此,刮风下雨,很少歇摊。

白天,孙绍玉骑着三轮车跑遍大街小巷,浑厚嘹亮的吆喝声在胡同里回荡:“豆腐——新鲜卤水豆腐——”听到吆喝,住户就推开院门出来买。遇到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他就把豆腐送到门口。

城里老旧小区多,不少高龄老人下楼不便,索性从楼上垂下一根长绳,拴着一只小筐,隔空买豆腐。每每遇上这种情况,孙绍玉从不催促,就在楼下耐心等待。真诚厚道的举动,温暖着邻里街坊。

一块块豆腐,承载着普通人之间的人情世故。

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地上到处泥泞,不少摊贩干脆不出摊。旁人也劝孙绍玉歇一天,但他还是和齐艳清骑三轮车赶到早市。蒙蒙细雨中,豆腐摆在雨地里,没想到不少老主顾撑着雨伞专门过来买。一位老太太跟他说:“就惦记你家豆腐,一天不吃,心里就空落落的。”这份来自老顾客的认可,抵得住平日里有辛苦。

到了冬天,豆腐坊很冷,孙绍玉双手冻得通红,可他依旧照常磨豆、熬浆、点卤水,锅里冒起热气,驱散着屋里的寒气。

当天豆腐全部卖完,天已经黑下来。孙绍玉骑着三轮车往家走,街上已经听不到别家卖豆腐的吆喝声。

孙绍玉站在院子里,望着县城零星星的灯火。如今,手工豆腐的光景已大不如从前,可只要自己身体还能干,他就会守好这一锅浆,守住祖辈传下来的这门手艺。

夜深了,小院安静下来,等着下一个凌晨,再把豆腐坊的灯点亮。

人间邻里是清欢

李 玲

刷朋友圈时,一则动态暖入心底。好友晓敏晒出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配文简短质朴:有邻居真好。晓敏是位单亲妈妈,日常工作繁忙,女儿刚上初一,正是需要陪伴照料的年纪。无数个加班的傍晚,她总是步履匆匆,难以兼顾家中琐事。这一盘寻常饺子,或许消解了她奔波的疲惫与孤单。

看着评论区满是共情的点赞,瞬间叩开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相隔山海的亲友牵挂,终究抵不过朝夕相伴的烟火相守。看过世间万千风景,最难忘的却不是繁华盛景,而是岁岁年年邻里相伴的细碎温柔。那些藏在柴米油盐中的善意与暖意,质朴纯粹,足以温柔岁月、治愈余生。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告别小城,落户在辽河口区域一片荒僻乡村。生产队安排我们住在孙叔家的西屋。乡下过年朴素简单,邻里间的往来却格外暖心。过年时,孙婶特意送来两根新鲜热乎乎的血肠,我们回赠一大碗亲手包的饺子,一来一往之间,没有客套逢迎,只有贫苦岁月里最真挚的守望相助。

三年后,我家搬回盘山县城,住进单位分配的一间半福利房。一排房有七户,我家把一头,邻居是苏大爷与单姨一家,两户人家院落互通无栅栏。

夏日的小院草木繁盛,自家栽种的果蔬新鲜清甜。傍晚时分,两位父亲亲摆上小桌,就着新鲜果蔬小酌,谈生活、聊世事,晚风拂过,酒意微醺,脸颊潮红,眉眼间尽是安然惬意。女人们围坐缝补浆洗、料理家事,孩童在院中追逐嬉闹。

1975年春节,营口海城地震余波波及盘锦,我们两家合力在院中搭起简易地震棚。除夕夜寒风凛冽,简陋的棚屋却暖意融融,大家围坐一处,共食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没有精致佳肴与璀璨灯火,却因邻里相依相伴,驱散了天灾的惶恐,让清贫岁月盛满温柔与安稳。

1977年10月,母亲因故骤然离世,我们的生活瞬间陷入困顿:父亲终日奔波谋生,最小的弟弟还不到5岁,无人照料。那段日子里,单姨时常过来手把手教我打理家事、缝制新衣、拆洗被褥,还教我和面、擀面,一碗朴素的清汤面片,成了寒冬里最暖心的慰藉。……1986年我旅行结婚时,单姨悄悄塞给我20元钱,轻声叮嘱我要好好过日子。

时代更迭,城市楼宇拔地而起,我们陆续搬离熟悉的平房小院,住进林立的楼房。曾经推门如亲的邻里,变成了一墙之隔的陌生,朝夕相伴的温情,渐渐被生活忙碌冲淡,往来渐少,只剩温暖过往沉淀心底。

其实,岁月流转,邻里温情从未褪色。如今我与老伴儿外出游玩,总会放心把家门钥匙交给对门的强子夫妇。他们帮我们悉心喂鱼、遛狗、照看家门。平凡的帮扶,接续的是邻里相望、烟火相依的温暖——我深深地感受到,所谓邻里情,是清贫时的共享相守,是危难时的倾力相助,是风雨中的彼此兜底,是平淡日子里的岁岁照拂。

流年辗转,旧时小院不再,旧日邻里四散,但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善意与温情,历经岁月沉淀,始终鲜活温暖。一檐烟火,岁岁温情,温柔了漫漫流年,治愈了半生风雨。

从营区到梭鱼湾

张春田

少年时代随父母下乡,田垄之间只有泥土和庄稼,没有一块平整的球场。足球于我,是遥远而陌生的运动,心底不曾萌生半点绿茵之梦。

与足球结缘,是入伍之后。遇上风和日暖的好天气,营区总要张罗起赛事,连队之间、营与营之间捉对较量。营区没有草坪,只是一片压实的泥土地。一场球踢下来,满身尘土。谈不上精妙的传接配合,只有年轻人纯粹的呐喊与奔跑。在营区的球场上,我懂得了一个道理:球场上那种不吭声、咬着牙、跑到底的劲头,跟当兵是一个理儿。没有好场地,没有好装备,可谁也不肯先认输。那点东西,我带到了省公安厅的球场上,带到了往后几十年的日子里。

后来,我转业到省公安厅。当年省公安厅大院建有一块标准足球场,各厅局之间的赛事,常常把这里作为主战场。省公安厅年轻人多,文体氛围浓厚,足球队在省直赛场里常年稳居前三。多数时候,我只是场边安静的板凳球员,偶尔上场,也是替补中的替补。坐在场边看队友拼抢攻防,看他们为一次射门凝神屏息,为一次防守奋力奔跑。一场场看起来,我慢慢读懂了足球——它从来不只是输赢,更是彼此托举,是困境中不肯放弃的韧劲。

年岁渐长,大院的热闹渐渐远去,可心底那份对足球的牵挂,一直都在。直到今年,“东北超”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半决赛,沈阳队对队长春队,鏖战之后点球惜败。没有怨怼,只有拼尽全力之后的坦荡。赛场内外,大家恪守那句动人的话:为城市而战,谁赢都是东北赢。

10月5日,梭鱼湾,大连队对长春队,决赛。如今我生活在辽宁,按说该盼着大连队赢;可长春是我老家,是生我的地方。那边一进球,我心里也跟着热;这边一丢球,我又跟着揪。坐在电视机前,自己跟自己较劲,怎么都不对。后来想通了——这大概就是“东北超”的意义,它不让你选边,而是让你同时爱两边。谁赢,都不亏。

有人说,办“东北超”是足球搭台、经济唱戏。这话听着不错,可细想,现成的台子多得是,为什么偏偏是足球?说到底,还是足球在东北人心里的位置。

“东北超”,8座城市8支队伍,走上球场的没有职业球员,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白天上班,晚上踢球,没有高薪,没有聚光灯,支撑他们跑下去的,是对足球、对家乡城市发自内心的热忱。看着他们在场上奔跑,我忽然觉得眼熟;这不就是当年省公安厅球队里那群业余爱好者、营区土场上那群不肯认输的年轻战士吗?时光流转,一代代人的热爱接续传承。黑土地上,那些球场呐喊,跨越数十年岁月,交织成悠长的绿茵回响。

它一直在,在营区的尘土里,在省公安厅大院的球场里,也在10月5日梭鱼湾的哨声里。



秋华漫十月

雷长江

时光荏苒,经不住似水流年,仿佛一转眼,芬芳的九月就在缤纷的秋天里渐行渐远,金色的十月带着笑容展现在我们面前。

过去的九月,不管你过得怎样,都不必太在意,美好的一天,都需要你自己去创造。

九月初露,点亮数缕烟霞。秋山明净,秋水从容,秋花绚烂,秋草焜黄,秋天的韵致正浓。秋粮沉甸,秋果黄澄,秋蔬翠绿,秋瓜丰腴,秋天的收获正旺。憧憬在秋光中凝结,映照出生活温柔的底色,秋天,我们一起晾晒幸福。

九月丰盈,静待橘黄橙绿。卷卷线轴,幅幅篇章,装满成熟的不谷。田野散发着馨香,村庄敞开了心扉,迎接秋收的喜悦与繁忙。世间的美妙,无不始于初春,盛于仲夏,成于三秋,也正如我们的人生从懵懂到睿智,从简单到圆满。

九月已经完美收官,我们别无亏恋;十月已至,我们全力以赴。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别辜负了清晨时光。将九月收藏在心中,十月请善待你我。人生本来就是一条难走的路,高低不平,沟沟坎坎,有快乐也有忧伤,有失落也有惊喜,我们只有追逐阳光,一路向前。

十月,静若秋泓,我们听歌看云采秋,我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向阳而立,向美而行。歌有歌的共鸣,云有云的飘逸,秋天在十月开成一朵美丽的花,风情万种,芳香扑鼻。

十月,壮丽恢宏,我们踏歌起舞,欢天喜地。我们一手托起五谷丰登,一眼望尽山河壮丽。一帘秋色,一份秋意,一抹人间烟火气,秋天在十月渲染成一幅流光的画,浓墨重彩,笑逐颜开。

十月,满山红叶,轻舞飞扬。天地之间皆是盛景良辰,目之所及皆是秋华烂漫,愿日子平凡却闪光,淡然地走过一个个季节的辉煌。

新的十月,愿我们都能沉下心来,默默积蓄能量,在新的月份里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新的十月,愿我们认真复盘一下工作和生

活,不值得的人和事,就此告别,不再遗憾惋惜。新的十月,愿我们每天攒一点努力和可爱,换取一束光和辽阔的未来。生活朝暮可盼,人生四季成诗。